贷款集中度对 A 银行盈余管理的影响探究-基于新金融工具准则视角

刘芸佳
广西财经学院
DOI:10.32629/ej.v8i11.3059

[摘　要] 本文以A银行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其在新金融工具准则背景下贷款集中度对盈余波动产生的影响,发现：(1)贷款集中度、监管合规与市场预期导致管理层产生盈余管理动机；(2)利用模型参数及贷款结构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操作；(3)造成损害会计信息质量、掩盖资产真实风险、扭曲内部资源配置,进而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后果。最终得出启示,商业银行应当优化信贷结构、分散风险、健全模型内部估值与风险判断流程,监管机构应当关注高贷款集中度银行并推动相关规则的细化与统一。
[关键词] 新金融工具准则；贷款集中度；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Loan Concentration on Profit Manipulation at Bank A: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New Financial Instruments Standards

Yunjia Liu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Bank A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loan concentration on earnings volatility under the new financial instruments standards. The findings reveal three key insights: (1) Loan concentration, regulatory compliance, and market expectations create incentives for earnings management among management; (2) Earnings management operations are conducted through model parameter adjustments and strategic loan portfolio configurations; (3) These practices compromis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obscure asset risks, distort intern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ultimately hind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optimize credit structures, diversify risks, and refine internal valu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processes. Regulatory authorities should closely monitor banks with high loan concentration and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refinement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Key words] new financial instruments standards; loan concentration; earnings management

引言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与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而新金融工具准则(IFRS 9)的核心变革在于其引入了“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它要求企业在确认金融资产减值时,必须以面向未来的预判信息作为判断依据。作为金融体系支柱的商业银行深受该变革的影响,尤其对于风险计量逻辑方面,计量方法从“已发生损失法”变为“预期损失法”,这使得银行财务报表更及时地反映其潜在信用风险。

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传统的信贷结构问题,尤其是“贷款集中度”这一结构性风险与新会计准则发生了深刻的交互作用。银行贷款客户若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客户,将使其盈利水平更容易受到单一客户经营状况的影响。而新准则的执行,使管理层开始主动降低贷款集中度,在此过程中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因此,在IFRS 9的背景下,深入探究贷款集中度如何影响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现有文献多聚焦于IFRS 9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或贷款集中度的风险效应分析,本文通过梳理制度变革,将银行特质与微观行为相结合进行分析,丰富了商业银行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文献。在现实层面,A银行作为头部城商行之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在贷款集中度调整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及经济后果,能为同类银行提供借鉴,也能为监管机构识别潜在风险提供参考,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透明度。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 文献综述

1.1贷款集中

研究指出,贷款集中是指商业银行贷款集中于某个行业、地区、客户或贷款类型,它有利于银行逐步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和回报率,但过度集中于某些行业将不利于分散风险[1]。学者发现贷款集中度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和经营风险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客户集中度方面,而行业集中度的影响不显著[2]。研究者也基于利益协调假说和掏空假说理论,提出了贷款集中度与地方性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3]。

1.2盈余管理及其动机

盈余管理就是有目的的对财务报表进行干预,以满足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4]。也有研究者认为通过分析师关联跟踪、内部控制强化、媒体监督等内外部机制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压缩操纵空间对其形成抑制[5]。企业通常受到资本市场及政府监管的影响,产生盈余管理动机。研究表明,处于战略转型期的公司一般对资金需求较高,巨大的融资压力将增加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动机[6]。有学者认为跨国企业的经营压力会随着其国际化经营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增加,进而选择盈余管理作为应对措施[7]。

2 案例选取

本文将A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理由在于：首先,A银行作为头部城商行之一,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IFRS 9,其财报编制严格遵守统一的监管和披露要求,确保了数据的规范性。其次,A银行曾有贷款集中度过高的问题,如本文第四章数据显示,其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重峰值达到32.38%,显著高于同类型银行,与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高度契合,具有代表性。

3 案例分析

3.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关键变革

IFRS 9的三阶段分类虽然重新划定了金融资产的计量规则,但对于以发放贷款和垫款为核心业务的城商行而言,其信贷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与业务模式决定了大部分贷款只能归类进以摊余成本计量的类别,重分类本身并未改变其账面计量方式,真正对银行盈余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摊余成本类资产所适用的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具体而言,如何划分阶段、情景权重的确定和参数估值的设定均由银行管理层决定,减值方法也从“已发生损失法”变为“预期损失法”,并可以随时回拨。此时,贷款集中度越高,越容易带来阶段的迁移,银行即可在准则允许的区间内通过调节情景权重、回拨时点或拆分集团口径来平滑盈余。因此IFRS 9对银行盈余管理的核心影响并非来自三阶段分类的形式变化,而是来自对摊余成本类资产减值逻辑的根本性重塑。

表1 A银行和B银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对比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A银行	24.44%	27.99%	31.76%	32.38%	30.23%	20.44%	19.27%	15.35%	14.72%
B银行	15.80%	11.95%	11.88%	14.18%	10.95%	12.51%	12.26%	10.98%	9.84%

3.2盈余管理动机分析

3.2.1贷款集中度与利润波动压力

本文采用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作为贷款集中度的衡量指标[8]。通过观察表1数据,总体上看A银行贷款集中度较高。就自身而言,2018至2020年贷款集中度持续高位,超过30%,其中2019年末最大十家客户贷款占贷款净额的比重高达32.23%,达到近十年比重峰值。随后2020年降至20.23%,2021年起A银行为应对宏观经济及疫情影响,主动且急剧地降低贷款集中度,贷款集中度因此呈现断崖式下降。反观与A银行规模、业务、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产业周期等高度一致的B银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均不同程度上低于A银行,同时变动幅度相对更为缓和。

根据年报披露,A银行发放贷款多年来聚焦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以上行业大多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房地产业受到宏观环境及政策的影响,极易产生波动。此时,若某重要客户信用质量恶化,其投向该领域的贷款可能出现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从而触发减值标准,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甚至第三阶段迁移。这种迁移意味着减值从“未来12个月”变为“整个存续期”,直接导致信用减值损失的上升,最终影响当期利润,同时对其资产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这类结构性风险所带来的潜在隐患,给管理层带来了极大的利润平滑压力,是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

3.2.2监管合规与市场预期的外部压力

资本充足率与利润构成了银行外部约束的“双支柱”：一方面,大额减值一次性冲减利润的同时也会直接侵蚀资本净额,使资本充足率接近监管红线,为缓解该压力,管理层自然倾向于通过延迟调整阶段、提高宏观情景权重或改变回拨时机等方式控制确认损失的时间,以时间换空间,稳住核心一级资本；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对城商行盈利稳定性尤为敏感,贷款集中度带来的业绩高波动性容易被误解为风险治理能力不足,从而导致融资成本的上升,管理层因而有动力利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弹性判断空间,把握减值计提的节奏,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持续传递“稳健经营”的信号,以此掩盖高集中度所隐含的内在脆弱性,维护市场的信心及股票流动性。

3.3贷款集中度影响盈余管理的机制分析

3.3.1利用模型参数进行利润储备

表2 A银行盈利情况相关数据(单位：亿元)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信用减值损失	171.49	182.74	199.66	162.96	114.34	124.47
净利润	203.33	209.15	220.8	223.18	225.72	235.6
拨备前利润	393.8	405.95	435.24	403.22	374.64	397.5
拨备前利润增长率		2.99%	6.73%	-7.94%	-7.63%	5.75%

观察表2发现,拨备前利润初期平稳增长,但2022及2023年连续出现大幅度负增长,2024年又有所缓解,但并未回到最初水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剧烈波动发生在实施新准则数年之后。由此可以猜测,除准则影响外,可能还存在某些内在因素导致A银行进行盈余管理。通过观察信用减值损失和拨备前利润的变化趋势图,可以发现二者变化趋势呈现同步性,由此可以确定,信用减值损失的剧烈波动导致银行产生盈余波动。

进一步分析发现,A银行2019年贷款集中度处于历史峰值,这使其信贷结构更为脆弱且产生了一定的风险。结合宏观经济的影响及贷款行业的不确定性,A银行在2021年开始主动大幅降低贷款集中度,信用减值损失上升至199.66亿元,2022年及2023年拨备前利润出现连续下降,但净利润始终保持缓慢增长,这也暗示其在大规模地出清风险,并调整资产结构。当贷款集中度高时,银行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中调高风险权重参数,多提减值、压低利润,形成“利润储备池”；一旦集中度随大额客户清偿或结构调整而下降,模型参数同步回调,管理层即可通过减少计提将前期储备转为当期盈余,实现平滑业绩的目的。由此,贷款集中度借助模型参数传导,完成合规框架下的盈余管理。

3.3.2贷款结构调整中的盈余管理

2019年至2024年,A银行始终围绕“精品银行”的战略目标,逐步下调贷款集中度,通过动态调整大额授信、优化客户结构等措施,逐步降低客户贷款集中度,最终由峰值32.38%下降至14.72%。这一主动调整过程,表明A银行不仅积极响应监管要求,更暗示其存在通过资产处置等会计处理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

表3 信用减值损失明细

	2021年	2020年	变化幅度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发放贷款和垫款	102.08	163.16	-37.43%
预计负债	1,1.06	9.97	10.97%
拆出资金	-0.45	6.8	-106.6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发放贷款和垫款	-7.28	6.43	-213.33%
其他资产	6.06	0.38	1492.2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1.02	0.56	1876.67%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0.24	0.18	-233.86%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0.0019	0.002	-193.00%
其他债权投资	11.37	-0.72	-1677.82%
债权投资	6,6.05	-4.01	-1746.24%
合计	199.66	182.74	9.26%

尤其在2021年度,受外部经济环境波动与内部战略转型的双重影响,贷款集中度压缩节奏加快,前十大客户贷款比重由30.23%骤降至20.44%,降幅远超以前年度,这很大程度上是银行选择性的处置资产、进行减值计提促成的结果,盈余管理空间也因此得到增大。在资产处置方面,银行对存在潜在风险但损益可控的客户资产进行处置,同时主动对接资产管理公司,大幅提升不良资产转让受偿率。通过以上调整,银行一方面能够降低高集中度客户的风险敞口,另一方面也能控制自身的当期损益。观察表3信用减值损失明细可发现,2021年度信用减值损失达到199.66亿元,同比增长9.26%,其中债权投资减值准备从2020年的-4.01亿元转为66.04亿元,这种结构性调整源于主要客户高度集中所引发的债权资产信用风险。银行可以通过风险评估,灵活调整信用减值损失的计提规模,平滑利润波动。此外,2021年拨备覆盖率为301.13%,虽较2020年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充足水平,为后续调节期间损益预留了空间,体现了“当期计提、后续释放”的盈余管理逻辑。

3.4经济后果分析：盈余管理带来了什么？

首先,以上盈余管理行为会导致银行会计信息质量严重受损。当管理层利用新准则赋予的判断空间对高度集中的贷款进行阶段重划分、减值计提或回拨时,报表中的利润将无法准确地反映贷款集中度固有的信用风险波动。这不仅违背了会计稳健性原则,更削弱了报表信息的决策相关性,使得外部投资者无法通过财报信息准确评估企业真实的盈利能力和潜在风险,进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度。其次,为了追求利润稳定而实施的盈余管理,实际上也掩盖了银行资产质量的真实情况。贷款集中度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风险,对该风险的延缓披露可能导致信用风险的隐性积累,进而引发潜在的系统性隐患。最后,从银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盈余管理行为还可能扭曲银行内部的资源配置导向。管理层可能在进行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忽视信贷结构调整的重要性,长此以往导致核心竞争力受到制约,最终阻碍自身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4.1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A银行在IFRS 9实施后的案例分析,揭示了贷款集中度与银行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发现,新准则引入的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更具前瞻性的风险管理工具,促使A银行主动调整自身贷款集中度过高的问题。在此结构性调整过程中,本文发现盈余管理动机包括利润波动引发的内部压力动机和监管合规与市场预期带来的外部约束动机。在实践中,贷款集中度通过以下机制影响盈余管理：利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调整信用减值损失；选择性出售资产并同步调整减值的计提,从而把损益控制在目标区间。长久来看,以上盈余管理会损害会计信息质量、掩盖资产真实风险,造成内部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制约其可持续发展。

4.2实践启示与展望

通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启示：对商业银行而言,首先,应当优化信贷结构、分散风险。贷款集中度过高的银行容易受到重要贷款客户或行业风险的影响,导致盈余剧烈波动进而影响利润,而通过拓宽贷款客户的覆盖范围、均衡行业信贷覆盖率,可降低风险的聚集效应,从源头上减少因集中度风险引发的盈余管理动机。其次,需保持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应用的一致性,通过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建立统一的阶段划分标准、情景权重确定机制及参数估值流程，减少管理层主观判断对减值计提的干扰，确保信用减值损失计量的客观性与连贯性，避免利用模型调节利润。

对监管机构而言，一方面要重点关注高贷款集中度银行计提减值的合理性，防止银行通过延迟确认损失或不合理回拨减值操纵利润，保障会计信息真实反映银行资产风险；另一方面应加快细化并统一公允价值计量与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应用规则，以减少商业银行因准则应用差异产生的盈余管理空间。

[参考文献]

[1]王旭.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的风险与收益研究——基于中国18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分析[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3,28(04):49-59.

[2]任秋潇,王一鸣.信贷集中度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水平么?——来自中国A股16家上市银行的证据[J].国际金融研究,2016,(07):62-73.

[3]余江龙,潘玲玲.贷款集中度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异质性影响——基于股权集中度调节效应的检验[J].兰州学刊,2022,(12):27-40.

[4]Schipper,K.,1989.“Commentary on earnings management,‖accounting horizon”.

[5]张龑,王竹泉,于苏.分析师生产网络关联跟踪与公司盈余管理[J].会计研究,2025,(07):77-91.

[6]孙健,王百强,曹丰,等.公司战略影响盈余管理吗?[J].管理世界,2016,(03):160-169.

[7]陶媛婷,曾爱民.双边政治关系与跨国企业真实盈余管理[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5,40(05):83-94.

[8]张文静,马喜立.贷款集中度、偏离度对贷款质量的影响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04):126-134.

作者简介：

刘芸佳(2002--),女,汉族,重庆巫溪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财务风险、公司治理。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